

● 翻译研究

编者按: 翻译易, 因为任何懂得一点外语的人都可以翻译。翻译难, 因为翻译牵涉的面太广, 有限的人很难开展全局性的翻译思索和探讨。从总体上讲, 当今的翻译理论还没有全面超越严复的“信、达、雅”。于是, 需要多维度探究翻译。刘泽权、谷香娜从叙述视角出发, 反思《红楼梦》的英译。涂兵兰则从清末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出发, 考察翻译。两篇文章各具特色。

冷眼看世界: 叙述视角关照下的《红楼梦》英译^{*}

刘泽权 谷香娜

(燕山大学, 秦皇岛 066004)

提 要: 《红楼梦》叙述视角的多样化不仅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而且含有深刻的寓意。本文选取《红楼梦》中人物有限视角频繁出现的两个情节, 结合语料统计与分析, 探讨了《红楼梦》的 3 个英文全译本对原著人物有限视角的处理手法, 旨在发现各译本在再现人物有限视角方面的异同与得失, 以期对翻译中叙述视角的处理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 叙述视角; 典籍翻译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103-7

Whose Eyes are You i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 *Hong Lou Meng* and Its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Liu Ze-quan Gu Xiang-na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The diversity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 *Hong Lou Meng* (*A Dream of Red Chamber*) adds not only to the novel's artistic touch, but also to its richness in meanings. By investigating two episodes in which the third person's limited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 frequently employ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how this particular perspective is dealt with in the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novel, with the aim of shedding some light o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Hong Lou Meng*; narrative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1 引言

《红楼梦》(以下简称《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其创作手法是超前的,多种叙述视角的交互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性,其中人物有限视角的娴熟运用尤其值得注意。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曾点评《红》:“《水浒》文法,用的恰当”(曹雪芹 脂砚斋 2001: 297)。所谓“《水浒》文法”就是人物有限视角。近年来,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传播,国内学者如吕福田(1994)、应必诚(1995)、李凤亮(1997)、王彬(1998)、齐裕焜

(1999)、李舜华(1999)、孙海平、徐爱国(2000)、孙艳艳、王百涛(2005)等都曾论证《红》的人物有限视角运用及其对叙事艺术产生的影响,其重要意义已被广泛认可。但《红》英译本的视角处理却较少有人提及。王玉峰等(2005)曾指出霍译本在译文中无端添加造成视角混乱,但对译本的考量并不全面;陈琳(2008)对比了杨译和霍译人称代词和名词的选词异同对视角模式的影响,但例证有以偏概全之嫌;尹雪姣(2008)仅考察了一首判词的英译。《红》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汉英文化词典编纂研究”(10BY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品,它的英文译本是如何向读者传达和展现原著人物有限视角的,有何异同,译本的处理是否在目的语中达到了应有的文体效果? 本文将从这一问题出发,深入探讨《红》的 3 个英译本对人物有限视角的处理手法的成败得失。

2 叙述视角及其分类

叙述视角指“故事的讲述方式——虚构作品中作者采取的向读者表现人物、对话、行为、背景和事件等构成故事要素的一种或多种方式”(Abrams 2004: 231)。在西方小说史上,福楼拜最先在作品中采用了人物内部聚焦,亨利·詹姆斯在创作中把单一的人物有限视角发扬光大。在理论界中,首先注意到视角问题的是珀西·勒伯克,他指出,错综复杂的写作方法问题归根结底都受视角的制约(Lubbock 1928: 251)。继勒伯克之后,英国批评家福斯特(1927/1984)进一步阐释了视角的重要性。自此,学界对叙述视角的关注与日俱增,“视角”也被冠以 Point of View, View-point, Filter, Focus of Narration, Aspect, Focaliza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等多种名称,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视角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在叙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视角“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杨义 1997: 191),并具有重要的文体功能:作者对不同视角的运用不仅能拓展叙事空间,还能影响情节的组织、意蕴的传达和结构的构建等,从而体现独特的文体风格(王菊丽 2004: 58)。

从“视角”概念诞生之日起,学界在视角的分类上一直争执不休。在西方,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法国批评家日奈特的 3 分法。日奈特采用“聚焦”(focalization)来指代视角,他提出的 3 分法中的第一类为“零聚焦”,即“叙述者 > 人物”;第二类为“内聚焦”,即“叙述者 = 人物”;第三类为“外聚焦”,即“叙述者 < 人物”。(杰拉尔·日奈特 1989: 243 - 244) 日奈特的 3 分法和公式首次明确了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的差别,在叙述学界很受欢迎。我国学者申丹独辟蹊径,提出了叙述视角的 4 分法,包括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申丹认为这种 4 分法“可以弥补日奈特的疏漏,同时有助于纠正当代西方批评界对于第一人称叙述中叙事视角的分类的片面性”(申丹 1998: 203),因此近期国内的视角研究逐渐采用这种 4 分法。

学界提出的视角分类法不一而足,并不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为了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尝试区分的是《红》中出现最为频繁两种视角,即全知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全知视角在古典小说中最为常见,在这种视角下,叙述者如上帝般全知全能,对事件的发生、人物的命运了如指掌;而人物有限视角指“叙述者用人物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申丹 2004: 58)。本文所区分的两种视角与日奈特及申丹的视角分类法关系如表₁所示。

由表₁可以看出,本文中的“全知视角”相当于日奈特的“零聚焦”或申丹的“零视角”,“人物有限视角”则在涵盖范围上小于申丹的“内视角”和日奈特的“内聚焦”。

表₁ 日奈特、申丹与本文视角分类关系

申丹	零视角	内视角	第一人称外视角	第三人称外视角
日奈特	零聚焦	内聚焦		外聚焦
本文	全知视角	人物有限视角		

我们可以用《红》的一句话为例来看两种视角的差别。

①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 11 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第三回,划线为引者所加,下同)

改写: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鬓发如银的)贾母迎上来。

原文中的“只见”是表示黛玉感知的叙述词,其后的划线部分运用了人物有限视角。黛玉以前从未见过贾母,因此以她的眼光看见的是“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而在本文笔者的改写中,叙述者明确指出迎上来的是贾母其人,即使加上表示黛玉动作的“只见”或描写贾母外貌的“鬓发如银的”,内容也并非黛玉感知,所以这些改写都采用了全知视角。可见全知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无优劣之分,同一事件在不同视角下的展现,会给读者带来迥异的感受。

3 语料与研究方法

《红楼梦》英译本是否或如何再现了原著高超的视角运用,有何得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对《红》原著的两个情节及其 3 个英译本中的对应译文,考察英译本对人物有限视角的处理方法及其异同。我们采纳的《红》中文版为蔡义江增评校注版《红》的 3 个英译本分别是由前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Bencraft Joly)翻译的 56 回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简称乔译),英国汉

学家霍克思 (David Hawkes) 及其婿闵福德 (John Mindford) 翻译的 120 回 *The Story of Stone* (简称霍译) 以及中国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 (Gladys Yang) 合译的 120 回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简称杨译)。所选语料之一出现在《红》第三回,自黛玉进京都至当日晚间歇息止;另外一个语料出现在第六回,自刘姥姥到贾府门前至刘姥姥离开贾府止。笔者之所以选取这两个情节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在这两个情节中,作者有意识频繁地通过黛玉和刘姥姥的眼光观察贾府,巧妙的视角操作向来为人称道,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彩篇章。其二,这两个情节都出现在小说开篇处,作用都是限定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其三,聚焦者黛玉和刘姥姥虽身份悬殊,却都是初入贾府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事物,感知对象同为贾府的建筑、人物、生活细节等;两人的所见互为补充,完成了对贾府环境的立体塑造。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首先将这两个情节中黛玉、刘姥姥初入贾府后以“见”、“听”、“闻”为标志的人物有限视角描述进行分类,然后找出这些叙述相应的 3 个英译并进行统计分类,在此基础上探讨英译本的视角处理的异同与得失。

4 语料统计与分析

4.1 语料统计

在所选取的两个情节中,作者频繁使用“见”、“听”、“闻”等叙述词来表达黛玉和刘姥姥感知,这些叙述词可视作全知视角向人物有限视角转换的标志。试看:

② 又行了半日,忽见 11 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第三回)

这段引文中的“忽见”前并没有出现主语,这是汉语不同于英语的显著特点,但读者仍可以判定下面的景物都为黛玉所见,因为一行人中只有初至贾府的她才有“忽见”的感觉,才会如此细致地观察贾府大门。体现黛玉感知的划线部分运用了人物有限视角。

在《红》第三回“荣国府收养林黛玉”情节中,贾府外的都市和贾府内的建筑、人物、生活细节都是在黛玉的视角下逐一铺陈开来的。据统计,这一情节中表现黛玉感知的“见”(包括“瞧”、“见”、“看”、“打量”)共有 14 次,“听”有 3 次,全

面展现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景象。在《红》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贾府生活的另一面,如倚势豪奴、尊卑的巨大差异、奢侈的吃穿用度通过刘姥姥的感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些恰恰是黛玉看不到的。在这一回中刘姥姥的“见”有 10 次,“听”有 5 次,“闻”有 1 次。人物有限视角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表₂ 归纳了这两个情节中黛、刘人物有限视角的 33 次运用,其中感知内容的编号为本文笔者据原著顺序添加。

表₂ 黛玉、刘姥姥人物有限视角运用统计

聚焦者	叙述词 ^①	频次	感知内容
黛玉	瞧	1	①京城街市
	见	11	②贾府大门、④贾母迎上、⑤贾府三艳、⑦熙凤登场、⑧姑侄对话、⑨贾赦房院、⑩堂屋摆设、⑫红袄丫鬟、⑬椅子椅袱、⑭丫鬟报信、⑯宝玉登场
	打量	1	⑪正房丫鬟
	看	1	⑰宝玉换装回来
	听	3	③丫鬟回话、⑥熙凤笑语、⑮宝玉脚步
刘姥姥	见	10	⑮簇簇轿马、⑰贾府豪奴、⑱贾府后门、⑲平儿肖像、⑳平称呼周、㉑堂屋挂钟、㉒丫鬟乱跑、㉓饭桌抬出、㉔妇人等候、㉕周氏招手
	闻	1	㉑堂屋香气
	听	5	㉒周称呼平、㉓挂钟响声、㉔挂钟报时、㉕远远笑声、㉖传令摆饭

4.2 语料分析

依据上表的统计,本文笔者查对 3 个英译本,针对黛玉和刘姥姥以“见”、“听”、“闻”为标志的人物有限视角叙述的处理结果进行统计制成表₃ (见下页)。通过表₃ 可以看到,各个英译本对人物有限视角的处理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霍译和杨译对原文的人物有限视角改动较大,其保留比例分别为 61% 和 49%,而乔译则尽量保留和再现人物有限视角,其比例高达 91%。另外,在再现人物有限视角时,3 位译者多保留叙述词,并倾向使用 hear, see, observe, catch sight of 等来传达。由此可见这种直译叙述词的方式是译者首选。接下来我们将对译者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在再现原文人物有限视角方面的异同与得失。

4.2.1 保留叙述词和人物有限视角

对于原文频繁出现的人物有限视角,3 个译

本均做出不同程度的保留,许多叙述词也在英译本中得到相应的体现。

③ 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 || 这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 (第三回)

霍译: ... and as she sipped it Dai-yu observed || that their clothing, make-up, and deportment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maids she had seen so far in other parts of the mansion.

杨译: ... and as she sipped it she studied them, observing || that their make-up, clothes and deportment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families.

乔译: While Tai-yü was sipping her tea, she observed || the headgear, dress, deportment and manners of the several waiting maids, which she really found so unlike what she had seen in other households.

在例③中 3 位译者不约而同地将“打量”译成 observe, 体现出黛玉细致的观察眼光, 再现了原文的叙述视角。3 个译本中, 这种通过保留叙述词再现视角的处理手法在乔译中最为明显, 其比例达到了 85%, 而霍译和杨译分别为 42% 和 30%。

表 3 三个英译本人物有限视角处理统计

视角 译本		人物有限视角			全知视角
		保留叙述词	聚焦者变化	无叙述词	
霍译	频次	14	0	6	13
	叙述词及频次	see (4), hear (3), notice (1), observe (2), find (1), look (1), distract (1), catch sight of (1)			
	感知内容	①②④⑥⑧⑪⑬⑮⑱⑳ ㉔㉕㉖㉗		⑨⑩㉑㉒㉓㉔㉕	③⑤⑦⑫⑭⑯⑰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杨译	频次	10	2	4	17
	叙述词及频次	peep (1), hear (4), see (2), look (1), observe (1), start at (1)	hear (2)		
	感知内容	①③⑨⑩⑪⑬⑭⑮⑯⑰ ㉑㉒㉓㉔㉕㉖㉗	⑥⑮	㉑㉒㉓㉔㉕	②④⑤⑦⑧⑫ ⑬⑭⑯⑰⑱⑲ ㉑㉒㉓㉔㉕㉖㉗
乔译	频次	28	2	0	3
	叙述词及频次	look (1), catch sight of (3), hear (9), espy (3), see (5), perceive (2), observe (1), notice (2), behold (1), detect (1)	catch sight of (1), smell (1)		
	感知内容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⑪⑫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⑨㉑		⑧⑯⑰

4.22 人物有限视角中聚焦者的变化

由于汉语经常省略主语且无人称、时态变化, 因此人物有限视角中聚焦者的判断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3 个英译本中, 杨译和乔译均出现了两次聚焦者判断的失误。

④ 一语未了, 只听得 || 后院中有人笑声说: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黛玉纳罕道: ……
(第三回)

杨译: Just then they heard || peals of laughter
from the back courtyard and a voice cried “I’m
late in greeting our guest from afar!”

在原文中, 究竟是谁“听得后院中有人笑声”? 我们可判断此处为黛玉的感知。首先, 从语法角度分析, 汉语的主语省略有承前省略和呼应下文省略两种。划线部分之后紧接着的是黛玉对笑声的反应, 因此前面的“听得”为黛玉感知。其次, 在这一场景中, 在场之人对凤姐这样“放诞无礼”的笑声必已熟知, 因此她们不会有不知为何人笑声的感受, 据此也可判断聚焦者是黛玉。杨译中添加的主语为 they, 是对原文的误读, 未能体现出黛玉时时留心听、留心看的心理状态。

再来看乔译的一个例子:

⑤ 上了正房台矶, 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 只闻 || 一阵香扑了脸来, 竟不辨是何香味, 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 (第六回)

乔译: When they ascended the steps of the main apartment, a young waiting-maid raised a red woollen portière, and as soon as they entered the hall, they smelt || a whiff of perfume as it came wafted into their faces: what the scent was they could not discriminate; but their persons felt as if they were among the clouds.

脂砚斋在此处有数句批语“是刘姥姥鼻中”、“是刘姥姥身子”、“是刘姥姥头目”(曹雪芹脂砚斋 2001: 177)。在这一场景中, “上了正房台矶”的是刘姥姥、板儿和周瑞家的三人, 而周瑞家的是地位较高的仆妇, 能经常出入于内室, 因此必不会有“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头悬目眩”等感受。板儿年纪尚小, 聚焦者只能是第一次见识到贾府之荣的刘姥姥。乔译的划线部分 5 次使用了复数人称和所有格, 把“不辨是何香味, 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头悬目眩”的感觉加在了所有进入上房的人身上, 非但未能使贾府奢侈的生活对刘姥姥的感官和心理冲击得到与原著相同的体现, 还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4.23 无叙述词的人物有限视角

在《红》成书之前, 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技法并不成熟, 也不存在意识流等现代写作技巧, 因此曹雪芹将叙事从全知视角转向人物有限视角时, 往往强调“见”、“听”、“闻”等叙述词, 甚至不断重复使用, 以凸显“《水浒》文法”, 增强叙事效果。但对于英译本来说, 这些叙述词却不是判断视角转换的唯一标准。霍译和杨译中, 译者或许出于简洁的目的, 均省略了一些重复的叙述词。来看下面的例子:

⑥ 刘姥姥屏身侧耳默候。只听 || 远远有人笑声, 约有一二十妇人, 衣裙窸窣, 渐入堂屋, 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 || 两三个妇人, 都捧着大漆捧盒, 进这边来等候。听得 || 那边说了一声“摆饭”, 渐渐的人才散出, 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
(第六回)

霍译: As Grannie Liu sat in silence, waiting with bated breath and head cocked to one side for her summons, she heard || a far-off sound of laughter, followed presently by a sound of rustling dresses as between ten and twenty women entered the reception room and passed from it into the room beyond. Then two or three women bearing large red lacquer boxes took up their positions on the side nearest the room in which she sat and stood there waiting to be called. A voice in the far room called out, ‘Serve now, please!’ at which, to judge from the noises, most of the women scuttled off, leaving only the few who were waiting at table.

杨译: They left her straining her ears, with bated breath, as she waited there in silence. In the distance laughter rang out. Ten to twenty serving women swished through the hall to another inner room, while two or three bearing lacquered boxes came to this side to wait. When the order was given to serve the meal, all left but a few who handed round the dishes.

在例⑥中, 表现刘姥姥感知的叙述词有“只听”、“又见”、“听得”3 个, 作者藉此将熙凤进餐的奢华排场全部置于刘姥姥的观照中, 并用这些叙述词不断提醒读者刘姥姥眼光的存在, 从局外人的视角展现贾府的奢华生活和尊卑差异。然而霍译只保留了 3 个叙述词中的第一个, 杨译则没有对应的叙述词。但当我们细读霍译和杨译的文本时, 仍能从霍译的 A voice in the far room called out, to judge from the noises 以及杨译的 she waited there in silence, In the distance laughter rang out 等

处判断刘姥姥眼光的存在, 体会刘姥姥的感知, 因此这两段译文仍成功再现了原文的人物有限视角。这种省略叙述词的处理手法在霍译和杨译中比例分别为 18% 和 12%。

4.24 人物有限视角的丢失

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在我们选取的两个情节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贾府是《红》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 小说中众多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这里, 因此贾府环境的展现对故事发展至关重要。黛玉识文断字且有涵养, 作者通过她的见闻来写贾府环境, 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地表现其门第之显赫; 而刘姥姥是一个与黛玉形成对照的独特视角, 她看到的是一个飞扬跋扈、豪奢无度的大户人家。刘姥姥曾三进贾府, 是四大家族兴衰的见证者, 此时的贾府与小说结束时败落的贾府形成强烈对比,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另外, 作者在两个情节中都以聚焦者行踪为线索, 让读者随她们一起“进贾府”, 从府外到府内移步换景, 逻辑上一丝不乱。最后, 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作者通过人物有限视角展现外部环境, 读者却能通过人物有限视角了解聚焦者其人。例如黛玉的视角所折射出的就是她不同凡俗的言行举止、学识和心态。那么, 如果失去了原文的人物有限视角, 结果会如何呢? 试看:

⑦ 说话时, 已摆了茶果上来, 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 || 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不曾?” (第三回)

霍译: While Xi-feng was speaking, the servants brought in tea and various plates of food, the distribution of which she proceeded to supervise in person. Dai-yu noticed || her Aunt Wang questioning Xi-feng on the side ‘Have this month’s allowances been paid out yet?’

杨译: Meanwhile refreshments had been served. And as Xifeng handed round the tea and sweetmeats, Lady Wang asked whether she had distributed the monthly allowance.

乔译: As she spoke, tea and refreshments had already been served, and Hsi-feng herself handed round the cups and offered the fruits. Upon hearing the question further put by her maternal aunt Secunda, “Whether the issue of the monthly allowances of money had been finished or not yet?” Hsi-feng replied...

关于这一句, 脂砚斋有一条侧批“总为黛玉眼中写出”(曹雪芹 脂砚斋 2001: 118), 这说明脂

砚斋也注意到此句的视角运用并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句中的“二舅母”这一称谓是黛玉观察视角的最佳印证。视角的选择与人物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 此处黛玉视角的运用揭示了她初入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心理状态。3 个英译本中, 霍译保留了黛玉视角和 Aunt Wang 的称谓; 而杨译和乔译则明显将原文转换成全知视角, 使整个情节处于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俯瞰下, 导致“捧茶捧果”细节中黛玉眼光的失踪, 抹煞了此句背后对黛玉性格心理的展现。

再看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所见所感:

⑧ (刘姥姥) 然后蹭到角门前, 只见 || 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 坐在大凳上, 说东谈西呢。 (第六回)

霍译: (She) ... sidling up to one of the side entrances. A number of important-looking gentlemen sat in the gateway sunning their bellies and discoursing with animated gestures on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杨译: ... she timidly approached the side entrance where some arrogant, corpulent servants were sunning themselves on long benches, engaged in a lively discussion.

乔译: ... she subsequently squatted in front of the side gate, whence she could see || a number of servants, swelling out their chests, pushing out their stomachs, gesticulating with their hands and kicking their feet about, while they were se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chattering about one thing and another.

刘姥姥此处所见的贾府奴仆在第三回也有描写。黛玉看到的是宁府“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曹雪芹 1993: 33), 体现了贾府门第的显赫; 而刘姥姥看到的则是一班豪奴趾高气昂的嘴脸, 贾府与下层人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刘姥姥所见也侧面反映出她投亲时忐忑惶恐的心态。霍译与杨译均将此句转换成为叙述者直白的描写, 属全知视角, 只有乔译保留了人物有限视角。由此我们认为, 人物有限视角的丢失会有损原文叙事风格和意蕴传达, 而这种现象在霍译和杨译中比较常见, 其比例分别为 40% 和 52%, 在乔译中仅为 9%。

5 结束语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转换活动, 绝对忠实于原作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典籍翻译对译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即要“传神达

意”(汪榕培 王宏 2009: 9)。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的视角运用不仅开创古典小说的先河,还具有深刻的寓意,是著者匠心独运的体现。在对《红楼梦》原著及 3 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3 位译者对叙述视角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在保留人物有限视角时,译者倾向利用保留叙述词的直译手法,所选用词也多有相同;3 个译本均存在译者擅自转换原文视角的现象。“无论叙事线索多么复杂,对小说译者而言,最需要关注的是叙事视角以及一切声音的发出者和虚假发出者。”(郑敏宇 2007: 22)《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视角处理不当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扭曲了原著的叙事风格,二是减损了意蕴的传达。译者须慎重对待叙述视角,以使译文成为更有效的信息载体,在此基础上传扬原语文化,让读者获得与阅读原著最近似的体验。

注释

①由于《红楼梦》语言半文半白,当单字叙述词如“见”、“听”、“闻”等出现时,作者往往在感知词前加上表示时间或方式的副词,如“只”、“又”、“忽”等组成双音节词以加强语言韵律。表₂只按中心词统计,所出现的副词以例句为准。

参考文献

- 爱·摩·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曹雪芹. 红楼梦[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3.
- 曹雪芹 脂砚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 陈琳. 原文聚焦与译文选词——《红楼梦》文学翻译探讨[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1).
- 杰拉尔·日奈特. “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A]. 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李凤亮. 《红楼梦》的诗意叙事追求及其美学阈值界定——兼对“诗意写实主义”作一种描述[J]. 红楼梦学刊, 1997(4).

- 李舜华. 冷眼觑处《红楼梦》叙述视角的寓意化[J]. 红楼梦学刊, 1999(3).
- 吕福田. 《红楼梦》多重视点运用技法初探[J]. 红楼梦学刊, 1994(2).
- 齐裕焜.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J]. 福建师专学报, 1999(1).
- 申丹. 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申丹. 视角[J]. 外国文学, 2004(3).
- 孙海平 徐爱国. 《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视角的开拓及其意义[J]. 山东电大校报, 2000(3).
- 孙艳艳 王百涛. 谈《红楼梦》中的视角艺术[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5(5).
- 王彬. 红楼梦叙事[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 王菊丽. 叙事视角的文体功能[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10).
- 汪榕培 王宏. 中国典籍英译[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王玉峰等. 从叙述学角度看《红楼梦》之英译[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2005(3).
-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尹雪姣. 从《红楼梦》英译本对比看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视角的传译[J]. 科技信息, 2008(24).
- 应必诚. 《红楼梦》的叙述艺术[J]. 红楼梦学刊, 1995(1).
- 郑敏宇. 叙事类型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Hawkes, D. & J. Mindford(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 Joly, H. B. (tran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892-93.
- Lubbock, Percy. *The Craft of Fiction*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8.
- Yang, H. Y. & G. Yang. (tra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80.

收稿日期: 2010-07-12

【责任编辑 孙颖】